

散步就是散步本身： 訪王昭華

A Stroll Is a Stroll: An Interview with Ông Chiau-Hôa

文 | 陳柏宇 · 繪 | Ivy



Q 老師在 2006 年出過台語個人創作專輯《一》，為電影《大佛普拉斯》創作的〈有無〉，歌詞跟電影一樣膾炙人口。台語散文更是精彩，2011 年〈哀爸叫母〉獲得臺灣文學獎台語散文金典獎；2023 年以《我隨意，你盡量》獲得金典獎，想請教老師寫台文，尤其是寫台語散文的想法是什麼？

我寫了歌曲和歌詞，但不太寫詩，可以說沒有寫詩的欲望。雖然詩和小說、散文，都被歸類在「文學」裡頭，但詩——現代詩和其他文類相比，文法、句法、意境是不一樣的概念。而我自己覺得文章不見得有什麼特別的目的，或者設想文章應該要完成什麼事情，也沒有像寫小說一樣安排設計什麼情節、伏筆，散文就是心裡想的東西。

寫台語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在 1990 年林強《向前走》那張專輯出來之後，90 年代就變成了新台語歌運動狂飆的年代，而且 90 年代當時有不少大學生參與台語運動，而運動不見得很外顯或為人所知，運動也會有內斂個性和屬於自己的層面，像是書寫、閱讀。成長環境也好，世代背景也罷，寫台語散文就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A 像《我隨意，你盡量》，就是從部落格裡面，在 1990 到 2014 年之間住在淡水時的 19 篇舊文章揀揀補補，再加上離開淡水，但又沒有真正離開淡水的最新文章〈上淡水往事追憶〉，組成了現在大家看到的模樣。

Q 《我隨意，你盡量》是一部精彩的散文集，裡面總共 20 篇文章，除了〈黏阿媽 Liâm a-má〉是思念阿媽；〈167 台語氣象台 167 Tâi-gí khì-siōng-tâi〉是講台語之友的小趣聞之外，多數在講淡水，或從淡水出發的「小事」。作為讀者，私自將這一篇篇的散文理解成老師的情書，這裡的淡水不僅是地標、地景的淡水，還有老師在淡水的的生活記憶，老師自己對淡水的感情怎麼如此深厚？淡水又帶給老師什麼呢？

《我隨意，你盡量》裡面場景空間有不少是淡水，但寫淡水其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，書寫本來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，就像寫阿媽也是很自然的事。

從到淡水讀書開始，我就漸漸建立自己對世界和周遭的認知，在讀淡江大學的時候，自己感覺作為一個文科學生，有些事情應該是文科學生的基本，而且並不是一直一直讀文學而已。像是歷史類、社會科學我都愛看，古典詩我也會讀，基本上文史哲類型的都會讀，不過真的開始感覺要知道、瞭解臺灣，則是台原出版社出的那些臺灣文化相關主題的書，至於藝術相關的主題倒是接觸得比較晚。

A

淡水是讓我變成我的地方，我在淡江大學讀了五年，也是為了不要太早畢業。

Q

老師散文中的情感和記憶大概很難坐在某一個地方就生成，從老師的臉書也可以感覺出老師是個「會散步」的人，想請教老師怎麼「散步」的？「散步」對老師的寫作或作家生涯有什麼影響嗎？

我其實不覺得自己是作家，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文人，我在過著讀書寫字的文人生活。林生祥在《我隨意，你盡量》的推薦序裡也有提到，說我經常出沒在水源街的「品豆咖啡館」，而且「據說永遠坐在最裡面角落的那個位子」，在讀書寫東西。

我也不覺得自己散步是一件特別的事情。有一次公視《藝術很有事》來採訪，用了「散策」（さんさく）這個日文，才發現原來散策——散步是一件大家會注意的事情。

散步也就只是一種習慣而已，小時候有時和媽媽吃過飯會去散步，走到家裡附近的三山國王廟，雖然到現在透風落雨都會走，但並不是說飯後一定要運動，也不是強調一定要每日一萬步追求身體健康，散步就是散步本身，走路就是目的。

《我隨意，你盡量》裡面的文章有些原來是不特別的隨筆，是我一個人走路的隨筆，就只是「一個想」（tsit-ê siūnn），或許可以說這些我一個人走路的隨筆，而且我愛聽人講話，這些話寫了下來，就像畫家帶著素描簿不一定要畫什麼，不一定得畫淡水落日、淡水紅樓，但看見路邊行棋的阿伯、賣菜的販仔（huàn-á）就隨手畫下，有的時候這種「想」（siūnn）就是一瞬間的畫面，過了就過了。

A

受訪者

王昭華

1990 至 2014 年寄居淡水，淡江大學時代開始台文創作。2006 發行首張個人台語創作專輯。2011 年臺灣文學獎台語散文金典獎得主，2016 年繪本《動物園》台語八聲調之歌，2017 年電影《大佛普拉斯》片尾曲填詞人。曾任出版社文字編輯，現為國小課文編寫、公視台語台兒童節目台語顧問。

採訪者

陳柏宇

1993 年出世，成大臺文所碩士，師大臺文所博士候選人。

